

◎世相百态

## 满城尽扫二维码



□堇上月色

前几天经过菜市场，发现今年的芋头已经上市，在一个卖芋头的摊位前停下，想买几个尝尝鲜，一摸兜却发现没带钱包。刚想不好意思地走人，隔壁摊卖芋头的大妈热情地说：“闺女，没拿钱包没关系，俺有二维码啊，你来扫一扫就行了……”说着，从三轮车上摸出一张印有二维码的塑料纸给我看。

我看卖芋头的大妈六十多岁了，没想到还挺与时俱进的。我一边拣芋头一边和大妈攀谈，大妈笑呵呵地告诉我，说这二维码是闺女给弄的，闺女在家里带孩子走不

开，就给她弄了这个二维码。我挑完芋头，掏出手机扫一扫开始结账，大妈不放心，全程看着，最后还凑上来看了我的微信转账记录，才放我离开，“俺闺女交代了，得让俺看看你们的微信转账记录……”我不禁为大妈的认真和时髦哑然失笑。

不由想起那天下班路上遇到的一个卖热豆腐的大妈。那天下班顺手买了两份热豆腐，调好了才发现没有零钱，正为难，大妈一努嘴，我这才发现豆腐摊上挂着一面印了二维码的塑料布：一边是支付宝扫一扫，一边是微信扫一扫，于是打开手机轻轻一扫就付了账，实在是方便。夸奖大妈，大妈说，“这都是给你们年轻人准备的，现在小年轻都习惯手机支付，不带零钱，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个二维码，线上支付和线下支付同步……”真是高科技大妈啊。

我不禁感慨起现在数字时代的便捷，一部手机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居家、出行，满足人们各种需求。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就已经满城尽带二维码：大街小巷、地铁站、柜台前，从飞机票高铁票到各种商品，从电子邮箱的登录到各种投票端口，从饭馆的扫码支付到共享单

车和滴滴打车出行，甚至各种小摊点，全都被二维码覆盖。正如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在中国城市，现金正迅速变得过时，中国正系统地抛弃纸币。年轻人曾经鼓囊囊的钱包里除了百元大钞就是各种亮闪闪的银行卡，零钱不见踪影。

我去年曾经在糖果公园散步的间隙，扫码买了一兜葡萄和大枣；现在经常下班前给门口超市的老板娘发去微信，交代好让她留的菜和食材，下班走到门口顺手提走再微信转账；经常去的小饭馆，先吃饭再走人，事后发个红包就好；经常去的服装店首饰店，留下店主的微信二维码和支付宝二维码，有看上的直接转账下单……二维码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不禁想起前不久在网上看到的两则新闻：一则是一个乞丐，率先步入电子时代：胸前两个二维码分外醒目。还有一个男子醉酒躺在街头长椅上酣睡，一小偷看他兜里鼓囊囊的，以为有油水可捞，趁机行窃，没想到掏了半天只掏出一张五元纸币和一部旧手机，再有就是一沓子卫生纸，而且刚转身就被巡逻的警察逮到，真是史上最倒霉的小偷。看来，电子时代做小偷也得与时俱进啊，更不要说我们普通人啦。

◎家庭纪事



## 两个男人的战争

□曹瑞冬

对男人来说，成长是永恒主题。男人的活着充斥着烦恼，并承担着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我的父亲，由于我们之间横亘着24年光阴，所以互相看不惯对方，也不明白各自的成长意味的代价，代沟越来越大，血缘成为我们愈想抛弃愈不能放弃的依靠。两个男人的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父亲经历并主导着我的成长，很多时刻这双眼睛总陪我审视世界，这双大手总伴我做出选择，可以说，儿时的父亲如神话一般，我依赖他、恋慕他、钦佩他乃至占有他，再寒冷的冬日也因他而温暖，再枯燥的生活也因他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小男孩眼中的父亲是伟岸的，跨在他的双肩上便可以领略到世界的风采。

但是，我如童话般的成长被父亲的一记耳光给摧毁了，原因很简单，我偷了家里的钱，还对家人撒了谎。这一辈子唯一的一巴掌让我深刻明白小时候的泪水用作交换同情与怜爱，长大后的泪水是为了对生活的错误付出代价。我天真的童年因这一巴掌而结束，父亲温暖如春的形象顿时下滑。父亲陪伴我走过荆棘路，可他仅仅站在不远处注视着我的行走，那些曾经温暖人心的爱不复存在。我忍着恨着，又渴盼着父爱重来一次，但学习、做人等一切生活的重担他让我来扛，他默默地关注并提供无私的帮助。

成长到了最后阶段，我非常讨厌那些我和父亲曾经一起去做的事情。当我长大之后，发现父亲的世界很平凡，甚至带有低贱的颜色。我害怕这辈子像父亲一样得过且过，我极力争取的成长只不过是战胜了父亲，完成两个男人史诗般的战争。父亲察觉到我的叛逆与不服从，他并没有揭穿我的抗拒，却总是在说同一句话，“你这辈子只要有我一半会做人就行了。”我很不服气。我要融入自己的世界，不是父亲的世界。渐渐地，我才明白那些年父亲要我肩负的责任我并未好好把握，我过分相信自己的成长，反而被社会孤立起来。父亲用他苦难的成长经验助我在这个世界活得幸福，不知是他爱我的方式有问题，还是成长的烦恼迟钝了我对父亲的理解。

我在成长，父亲又何尝不是？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父亲在我眼中的形象不断变化，从高大到矮小，从慈祥到严厉。父亲既要相伴孩子一生一世，又要对孩子有关的世界的一切影响做出反应。这世上没有比父爱更无私、更不求回报的付出了。我的成长增添多少烦恼，父亲就平添多少白发。没有人天生会做父亲，也没有人天生甘愿只做孩子，我们都在共同努力，让双方的成长不留下遗憾，既有温暖，又有寒冰。但父亲与孩子的成长总会有一个谁胜谁负的结局，这些相爱相恨的故事的确不少，就像我从被打那一巴掌开始，在父亲面前，就再也回不到无拘无束的时代了。

从各方面来看，我的成长好像还很漫长。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想拥有更大价值的人生，父亲就会一直协助我迈向更广阔的天空。等到什么时候，我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父亲，父亲浪费的岁月与青春才有价值。

◎都市闲情

## 三棵树

□张海燕

每天早上送儿子上幼儿园后，我就会到河堤上散步。早晨的河堤清新迷人，河水荡漾，满眼花花草草，小鸟叽叽喳喳，生活从这样的清晨开始，每天都是好日子啊！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散步至彩虹桥下，一直往东走，穿过大片柳树林，看到一群人在大柳树下打乒乓球，我便驻足观看。

这里有三棵树，两棵大柳树，一棵栾树，三棵树围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大柳树很粗，一个人抱不住，柳树的枝蔓下有四张乒乓球台，打球的全是白发苍苍的叔叔阿姨。仔细观看会儿，这些人都是高手呀，不论是接球还是发球，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一个阿姨见我站着不走，就对我说：“来打一会儿吧，我的自行车篓里还有一只球拍，你拿吧。”我手痒痒的，便去拿了球拍，和阿姨打起球来了。阿姨看我打得还行，问我以前是否打过球，我说上漯河师范的时候学的，后来工作忙，没时间打了。阿



姨说以后没事天天来吧，这儿的空气可好。

回家的路上，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愉悦：能找到一个这么得劲的地方，关键还有高手来打球，锻炼身体，真是幸福！

从此，每天早上送了孩子，我迎着晨曦，穿过河堤，走到柳树下时，球台边已是欢声笑语了。慢慢地，我认识了经常来打球的人：林阿姨，78岁；栗老师，75岁；宋校长，69岁……还有不知具体年龄的张老师、陈老师、高老师、郭老师、左老师、许老师等，他们都退休了。还有年轻的一拨：小李、小陈、小赵、小宋、小刘、小张，小张是39岁的我。

从早上六点多开始，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

儿。通常我赶到球台，就有两组开始了。年龄最大的林阿姨满头白发，身体很棒，通常打一个小时球才歇会儿，看她在球台左右拉球的矫健身手，你根本就想不到她已78岁。75岁的栗老师2008年曾经中风，通过锻炼现在恢复得很好，根本看不出他曾中风。栗老师退休前是乒乓球教练，所以他来这儿多是观看指导。还有高老师，幽默得很，他们夫妻一来，球台前就笑声不断。每天在这儿打球，听着宋校长收音机录的歌曲，再听着高老师讲的笑话，还有头顶柳树上鸟儿的清脆鸣叫，微风徐徐，每天都有小欢喜！

时间长了，河堤上的这群打球人成了我的朋友，隔一段不见挺想念的。这三棵树从叶黄落地，到发芽满树绿。即使五六月里，垂柳下也全是荫凉之地，真是一块宝地。三棵树和这群热爱生命的人常伴我左右，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非虚构微故事  
记录生活百态

欢迎投稿“生活”副刊  
邮箱: 13938039936@139.com